

我们把青稞种得漂漂亮亮

□祁建青

“裸大麦”青稞，习性要求颇是严苛麻烦。我归纳至少有“三不长”：海拔不高不长，气候不冷不长，紫外线光照不强不长。瞅这三样，一般农作物唯恐避之不及。难不成咱们的青稞麦子，居然和草原上的野草一样，只怕海拔不够长，不亦乐乎？忽觉“野蛮”这词语，活脱逼真且措辞有加，就该为青稞专用，不错不错。

青稞的生长地势约略在海拔3000至4000米之间，过低过高都不行。无疑，它在这一海拔高差的地带广布。青藏高原上曾有一场让人“大跌眼镜”的青稞“逆袭”，据说是在五千年前宣告完成。几千年过来，耕作年年“逆袭”依然故我。纵观天下，便有了如此生猛豪放的乐天派作物，只怕海拔不够高，各种硬件不够硬，愣是死活不喜热。低海拔的暖温带，居然不是它想要的“温柔富贵乡”。

手握何样如意法宝，方可如此卓尔不群？根本还是在于其种群属性，与外部的严酷环境适配起来绰绰有余。当然，早先勤劳智慧的初创者，以及后来一样勤劳智慧的传承人，为种它一直没省心过，汗珠子砸地摔成八瓣儿。

问一问稞农兄弟，你的青稞会不会缺氧？会不会冻着？会不会叫“毒日头”曝晒灼伤？这倒恰恰不会。庄稼们扛住了，毫发无损。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学问大了去了。反正，坚毅、坚定和坚强，是庄稼汉和庄稼共同的经历，他们相互打气、暗自给力，这就是起早贪黑丁卯不差的全过程。所以，结果常常顺理成章，既好得出人意料，又纯属意料之中。

走，我们去田里吧，一切答案都在那里。进高原，不简单。必须翻山越

岭，愈走愈高，拾级而上。人体可能多多少少会有“高反”，强紫外光叫人头晕目眩。这意味着，“去田里”不比别的，必须勤力而为，好以躬行朝圣。

高原农田这号“高大上”，早前有通称：“高大陆”。是青海诗人的独家发明，十分诗意具象。高而高乎，云雾之一抹，见天地浮起来；抽穗时分，满田芒朵绽放、低垂入怀，又飘下去。远方雪山，透迤邐眼，俯身目测，稞芒与雪峰齐，甚至高过。

春夏秋，都是青春期。都是发育打开，不由分说拥抱了太阳。晚间回转身拥抱自身，同时集体抱团取暖。土地肥力热能充足，而氧气的确还是很缺的，不过麦子们自己可以充分制造。无以计数的叶片，无以计数的叶绿素，都在忙于生计，夜以继日。

既貌似很容易，又貌似很难很难。是否世间生命大都富含此原理，尤其顶尖级生物？

一群热爱青稞的作家，随时代应运而生，把握掂量着自己，有些跃跃欲试。眼光共识恐怕就是胎里带，好多关键词支撑起，选几个分享下：“活化石”，高原稼穡行当祖先贡献的植物青铜器，当然比青铜早了去了；“高颜值”，相由心生还情随意动，能不活色生香嘛；“活命粮”，最早唯一的粮食资源，祖先依靠它一直坚持到如今；“高含量”，数据说话，仅举β-葡聚糖一项，平均含量5.25%，是小麦的足足50倍！

从春夏至秋，青稞出苗、抽穗、灌浆、蜡熟，一场文学书写跟在后边，自觉不自觉间因着时令，或老调重弹，或新曲献辞，要么酣畅淋漓，要么磕磕

绊绊，循着引导，春播夏收，文字里开花，卷面上结果，但求饱满与青稞美德并茂，酣畅淋漓与丰收节日同醉。

一日之计在于晨，不敢耽搁。一年之计在于春，生怕落伍。创作也要“两活两高”，再做旨趣构思的整合，所谓“活化石”“活命粮”，是思想和情愫的上溯，与“心灵史”的回望；所谓“高颜值”“高含量”，则是思想和情愫的前行，与“未来季”的拓展。一句话，皆是吃喝拉撒睡加喜怒哀乐唱的物质精神的完美对立统一。

许多人容易将青稞与麦子混同。本无大错，青稞系大麦，和小麦同科。但有一种区别，人们往往视而不见、不甚了了，尽管亦无大错，普通的庄稼普通平凡，秘境的高原天上人间。存在的关系由表及里，其中的美学恒久不移。从大麦一族华丽转身而来，可谓是脱胎换骨，由此可知它必须叫青稞，尽管它仍属大麦一族，但已绝不可同日而语。它只能叫青稞。

我们究竟遗漏和丢失了多少？上苍和人事，把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交给了文学艺术。“无关痛痒”？大错特错。文学关注和关切的，很必要也很重要。概言之，文学书写中的青稞一族，有望成为一份喜闻乐见的标本。在时下方兴未艾的生态文学园地中，于诗歌、于散文、于小说、于歌唱、于舞蹈，它已然一枝独秀；于民生、于经济、于时代、于生活、于日子，它浸润渗透、无可替代。我还没有提到酒，纯粮酿造的青稞酒，此处不必再占篇幅。

地理上的海拔高度提升，意味着毗邻雪线、冰川；也提升了青稞的档次品质，意味着纯净度和纯天然生态，无与

伦比。谁不说俺家乡青稞优秀？这优秀紧贴苦寒；谁说俺青稞不苦不难？这是一个涵盖地球所有生命的普遍命题，面朝黄土背朝天，巴望一个风调雨顺。哪里的庄稼都有苦有难，但这不影响它们既是优秀的，也是幸福的。

因此，青稞极给人们面子，它给予了人们想要的，成为世界上扮相最好的庄稼。大长芒潇洒飘逸，多姿多姿，精致而标致，它当仁不让成为世界上看相最美的庄稼。

像得益于高人指点，4年前我把中国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的地点，毫不犹豫地选在门源县，不失为明智之举。青藏高原上，农业大名鼎鼎，得天独厚，祁连山生态神奇，面纱揭开之际，文字得以归属和复活。一幅大地上各族父老乡亲可歌可泣的艺术绘制，一次必不可少的奇观揭秘（《领銜花季的至尊青稞》，《民族文学》2018年第10期）；审美溯源直指与希腊神话比肩的“昆仑神话”，青鸟物化的原形，老祖先留下的“作业”令人神魂颠倒（《炫舞青稞》，《民族文学》2020年第12期）；以史诗叙事笔法，让众多读者看到麦类作物里的“雪豹”，殊荣至上，备受鞭策（《青稞肖像画》，《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

惊喜的是，才用瑞兽形容了青稞，一头雪豹便喜来光顾。青稞似有追随雪豹之趋向，书写猛然有新意叠加。冰川上、雪线下，雪豹怎么能缺席？雪豹“在那里守卫世界”（《雪豹入村记》，《北京文学》，2022年第7期），它们毗邻而联手的世界，令人憧憬无限。

传递青稞的美好故事，说到这里有些应接不暇，必还有篇篇下文，不断分解。

有那么一天(外二首)

□了然

如果有那么一天
阴坡里的积雪化成溪水
流向田畴
大河上的雷声消失了
所有的鸟鸣跌向人间
该多么好

如果有那么一天
我愿意将小草错看作花来
一面坡一面坡铺开
荒芜和孤单从此灭绝
该多么好

如果有那么一天
晴朗和阴郁成为真正的自然现象
梦是醒的
充满糖的气息
笑脸像六月的花朵
该多么好

如果有那么一天
风中荡漾着花香
雨里走着忠贞的爱情
誓言善始善终
许愿变为现实
该是多么好
多么好

每一天都值得被期待

鸟儿鸣亮了天空
挂满露珠的草木开始抖擞腰身
从一场大梦中醒来

重新认识这个古老又年轻的世界

爱大地上的每一株花草
从不肯弃刻写在石头上的誓言
用一粒粗盐喂养一座山峰
用一穗青稞点亮火苗
用一杯清水衔接友爱和情分

活在人间
我掐除虚高的枝条和糟糕的昨天
新的一天总值得期待
像大山里盘流出来的小河
有一段舒展的路
更像是屋檐下飞出去的一只鸟
对着天空鸣啾

夏至

池塘里的青蛙不停地在喊叫
摆渡的船依旧在人间穿梭
昨晚的一个梦从高坡上滚了下来
让我大汗淋漓

走到巅峰的太阳
仍然是旧面孔
电闪雷鸣的日子里
庄稼开始上黄
等待镰刀
也等麻雀

诗广角



幽香 喃野 摄

舅舅的棉背心

□张臻卓

每当听到亚东深情演唱藏族民歌《妈妈的羊皮袄》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我那份“舅舅的棉背心”，那是我三舅亲手给我缝制的棉背心。

我三舅高中毕业时，正值祖国三年困难时期，他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没有继续升学，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他先后在本村当过民办教师、生产队会计、赤脚医生（村医），也在公社卫生院工作过。其中，在本村当赤脚医生的时间最长，一直到七十多岁才退休。现在，他已经步入耄耋之年，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满头银发，仙风道骨，子孙满堂，德高望重。前几年，他家还被评为“最美家庭”。

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吃饭、穿衣、上学，样样都是问题。我父母都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识字不多。他们都是农民，有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天天为一日三餐忙碌。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关注我学校、

岁月展痕

山山顶，蓝天下，白云朵朵。山路弯弯，一阵风从祁连山那边吹过来，一直吹过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松多藏族乡蜿蜒的山梁、沟谷，然后卷起庄户人家的屋脊上缕缕升起的炊烟，又恋恋不舍地向别处吹过。

从这处放眼望去，山谷之中青松、翠柏、桦木、柁条摇曳于山峦此起彼伏之中。山坡上牛羊低头啃吃着青草，一片相对较为开阔的草原像刚刚清洗过的碧毯。波浪式的梯田间，我要前往的松多村就这样如画般铺展在眼前。

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申大花家，就在万山丛中的松多村。申大花出生于1940年，从2018年患病瘫痪在床，至今已4年有余。2021年年底又双目失明，真是祸不单行、雪上加霜。

村庄的中心地带，靠马路西边，两间平实矮小的用玻璃门窗封闭的木屋，就是申大花和孙旺春娘儿俩居住的地方。客厅和卧室中间没有间隔墙，只拉着落地的红绿相间的碎花布帘。已经83岁高龄的申大花老人，一天到晚或半坐或半躺在里间炕上，一脸呆板地盼望着自己能够快点死去，脱离这个她看不到光亮的世界。

我和青海恒生者照护服务中心

学习和生活的问题。倒是当医生的三舅，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询问我的情况，给我资助点学费、生活费，送点学习用品以及一些治疗咳嗽、拉肚子之类的药物。其实，三舅自家有五个孩子，全家有九口人，生活也不容易，比我们家也好不了多少。但是，医者仁心，三舅、三舅母宅心仁厚，经常接济亲戚邻居、朋友病人等。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间不长，大家生活刚刚开始好转。我大哥、二哥已经结婚生子、分家另居；我和四弟、五弟在本村上学；我大姐、二姐尚未出嫁，在家帮助父母劳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1983年9月，我开始上高中，需要住校。食堂早饭供应玉米粥、小麦面馒头，午饭、晚饭供应面条，没有蔬菜，也没有油水，更没有任何奶、蛋、肉之类的食品。伙食虽然不好，但是完全可以吃饱。只是我为了节约饭票，减轻父母负担，只吃半饱，不敢多吃，造成了营养不良。有天跑早操时晕倒在操场上，被同学们抬到宿舍里，灌了两碗玉米粥才苏醒过来。

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农村中学条

件极差，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学校也没有采取任何防寒保暖的措施，冷风从毫无遮挡的窗户吹进来，冻得学生瑟瑟发抖，教室里响起搓手、跺脚“交响乐”。宿舍和教室一样冷，感觉像在冰屋里，常常不敢脱衣睡觉，往往是和衣而睡。即使这样，有时半夜还会被冻醒。学校不供应开水，也不供应热水，只有滴水成冰的自来水。水龙头被冻住了，流不出水，连续几天洗不了脸、洗不了碗的事也时有发生。我们只能凑合着生活，凑合着学习。

三舅上过高中，知道住校的艰苦，特别是冬天的寒冷。他挤时间，亲自丈量剪裁、穿针引线，给我缝制了一双棉手套、一双棉袜子和一件棉背心。有次，周末回家取口粮（用于兑换学校饭票），顺便去外婆家看望。三舅母特意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表弟表妹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临走时，三舅亲自把棉手套、棉袜子和棉背心交给我，并告诫我“书勤不如人勤”，叮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接过那三件“宝贝”，我顿时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禁不住流下幸福的滚烫的眼泪。古人云：

“亲舅如父”。信夫！

棉手套、棉袜子，早已穿破了，扔掉了，印象不是太深。棉背心陪伴我时间最长，印象最深。黄布料、黑针线、黑扣子，针法笨拙，但针线结实；面、里都是黄的，不分正反，怎么穿都可以，极像军用的防弹背心；不长不短，不宽不窄，很合我身。想必是三舅苦费心思，反复比照大表弟的衣服专门给我做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诗句极合这样的场景。

舅舅的棉背心温暖了我寒冷的冬天，陪伴我生活多年，鼓励我勇敢向前，一直到大学，一直到工作。遗憾的是，这件棉背心在多次搬家过程中不知何时到了何方。三十多年过去了，想必棉背心早已化为尘埃。但是，我对棉背心的怀念却一点也没有淡化，反而与日俱增。

三舅忠厚善良，一生做了无数好事，从来不求回报。我猜测三舅早已忘记了棉背心的事情，但是我却铭刻心中，永志不忘。

怀念棉背心，感恩三舅！

我舅舅的棉背心，胜似亚东妈妈的羊皮袄！

炊烟升起的村庄

□薛文德

申大花也曾有过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有过年轻时的纯真梦想。多少年来，她吃苦耐劳，忙前忙后。村子的田间地头、沟沟壑壑、草地牧场都留下过她风里来雨里去的身影。年轻时候的那些岁月，松多的赛马会场留下过她的脚步，游牧的山野留下过她欢快、悠扬、四处飘荡回旋的山歌。结婚后，她一心扑在家中，养育儿女。她这辈子一共生养了三个姑娘、四个儿子。和丈夫一起挥洒着汗水，缝缝补补，省吃俭用，一个个把儿女拉扯长大。三个姑娘先后嫁到他乡，生儿育女。四个儿子中，老大当了教师，老三当了医生，先后娶妻生子。对于她来说，也算是儿孙满堂。三个儿子相继分开居住，申大花和老伴跟最小的儿子住在一起。那时候最小的儿子还在上初中，没有成家立业。后来，老四初

中毕业，因为没考上高中，外出学医。这个时候的申大花老两口急需有人照顾，但老大、老三、老四三个儿子都指望不上，于是，二位老人的家、地里的庄稼活，不得不靠身边的二儿子孙旺春操持。

孙旺春从小就孝顺父母，2001年携妻子和父母住到了一起。但是好景不长，孙旺春的妻子和公婆居住了两年后，提出离婚。任凭孙旺春再怎么挽留，都无济于事。离婚后的孙旺春，不仅要照顾好两位老人，种好地里的庄稼，放牧家里的羊只，而且还要照顾好离婚时留给他的只有三岁的女儿，日子十分艰难。

2015年，申大花的老伴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年迈的申大花想到二儿子孙旺春所受的累、所吃的苦，一阵伤心过后，擦干脸上的眼泪，和儿子商量着把家里的30多只羊卖掉，把顾不过来

的10亩地外租，补贴家用的同时，用作孙旺春正在上学的女儿的学费。

好在女儿从小就很听话，很早学会了洗衣做饭、擦桌扫地，学习也十分刻苦。她知道她的爸爸这辈子不容易，又当爹又当娘。她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于2018年考入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21年大学毕业，现已正式走上国家电力工作岗位，给不幸的家庭带来希望。

“共产党的政策实话好，不仅免掉了老百姓的上粮纳草，还往家里一次又一次送来这么大的馍馍，派来这么好的服务员给我们家里洗衣服、打扫卫生，给老人洗头、梳头、洗脚、修剪指甲、做康复按摩。说句真心话，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政府的关爱，就没有我孙旺春一家的今天，更没有我女儿的今天。感谢党，感谢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帮助、照顾！”这是孙旺春的肺腑之言。

是的，2015年，孙旺春的父亲去世不久，这年年底他家就被松多乡人民政府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始享受党和国家的困难补助。2016年，孙旺春又在政策倾斜优惠下，被委任为村上的森林管护员，有了工资。女

儿在上大学期间，还享受着国家“雨露计划”的补助。2020年5月开始，申大花老人又开始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国家高龄补贴。从此，互助县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李玉林、李秀林两位服务员，在中心的安排下，和其他90多名服务员一样，穿着天蓝色工作服，背着装满服务工具、简单理疗器械的大包小包，不辞辛苦地走乡串户，开始了对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的申大花老人长达三年的服务工作，使得申大花家的生活有了很大好转。三年的来来往往，申大花从内心深处把居家养老中心的两位服务员当成了自己的亲闺女，服务员也把申大花老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三年间，两位服务员每月两次走进小屋，向老人嘘寒问暖，一声“奶奶好”温暖着老人的家，握住的她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虽然眼睛看不见，但申大花老人的心是亮堂的。每次握着服务员的双手，总能感受到党和政府带给她的温暖，还有全村人都在称赞的百般孝顺的好儿子——孙旺春，在那些艰难的日月里给了她温暖，也给了她力量。